



晉書  
十一



伊 8  
1.735  
73



特  
1735  
73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新金書

此係明人治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卅八年

新金書

西川宅園  
氏閣定周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一作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掌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



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旣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

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

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

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蔡母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譁  
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  
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  
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  
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  
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  
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  
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  
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  
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  
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

之詔猶不動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  
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  
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  
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與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  
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  
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  
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  
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  
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  
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  
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  
其利害乞中書名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

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彌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

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諡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

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

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畱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

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

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旣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

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旣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恠欵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



作癡復爲快耳左丞摠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威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充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恠恠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一作其歡心此羣臣所宜以

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勳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彌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

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  
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一作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  
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  
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頡頏觸猛獸  
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  
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  
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  
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  
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  
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  
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  
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

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  
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  
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  
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  
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  
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  
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謫已快則朝  
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  
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  
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  
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  
曰臣旣鶩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

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旣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

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  
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  
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美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旣所願不  
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  
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  
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  
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旣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  
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  
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  
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  
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常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

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  
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貞有三子敷晞  
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叅軍  
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  
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  
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  
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  
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  
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菜一作

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  
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  
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  
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  
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  
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  
息瓚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  
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  
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  
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  
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  
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

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基  
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  
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  
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  
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  
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  
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  
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  
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  
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  
後以禪文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  
尋遷太子少傅上童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

傅加侍中懷帝卽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  
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  
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  
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  
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  
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  
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  
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  
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  
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

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  
郎懷帝卽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  
沖爲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  
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秘書丞  
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  
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  
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疆  
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  
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  
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

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何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哀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終

西川中鳳閣  
氏蘭南甫

晉書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名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

西川中鳳閣  
氏蘭南甫

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藺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



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  
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  
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  
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  
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  
而巴蜀蕩定此又一作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  
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  
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  
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  
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  
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愚  
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

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  
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  
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  
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  
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  
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  
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  
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  
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  
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圜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  
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

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畱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以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

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

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俟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募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

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疋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

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波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

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關鬪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

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水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

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欵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主霸王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忘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忘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入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與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矣放于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

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醫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畱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穀於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

應於是趙高逆亂閭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子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此尙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鷓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

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尙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一作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

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

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

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一作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



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

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奄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瞍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

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纘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孳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娶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

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牘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

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實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

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羣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畱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闈寺控控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此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

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

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一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詎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一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不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懼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

興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

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卧同床帳行則叅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叅笞宓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疎易致構問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

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於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與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謚小兒

侍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  
謚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  
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謚親理而  
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  
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  
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  
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旣葬  
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  
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  
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  
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叅夷懼淫嬖之

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旣微於  
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  
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  
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  
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旣相伴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  
暮偏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終

魏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魏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  
 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  
 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  
 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  
 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  
 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

漢書



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名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名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

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畱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

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嘯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爲  
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  
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  
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  
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  
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  
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醯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  
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  
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  
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  
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

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  
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  
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  
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  
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  
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  
自以爲吉宅一作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  
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  
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  
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

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畱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

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字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

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

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

廣陵高選綱佐

一作佑

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

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侵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

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開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顓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修子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

對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亶亶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畱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

地不屑唐庭一作雷鶯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  
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  
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叅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  
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  
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  
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  
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  
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  
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  
時暴發渴見寶爲崇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  
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

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太將軍王  
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  
職敦謂裕非常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  
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  
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  
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  
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  
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郎不就還剡山  
有肥遯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  
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  
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

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  
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傷裕雖不博  
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既畢  
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  
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  
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  
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  
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  
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  
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  
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

年六十二卒三子備寧普備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  
備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  
中並列顯位

###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  
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  
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  
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  
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  
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  
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畱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

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論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淪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一作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季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氛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  
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  
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  
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  
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  
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  
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  
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  
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  
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

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  
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  
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  
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  
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  
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  
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  
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  
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  
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

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

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一作各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一作追昔以懷今人一作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指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

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

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

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

萬期一作朝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

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

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

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一作鋒起先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杯

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

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

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

贏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

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績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愴然無懼色

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弼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闕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畱不遣藉其才  
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  
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  
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  
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  
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  
知敦怒曰君麓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以顛素相親重  
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叅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  
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  
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旣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  
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  
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

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  
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  
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  
正言敦旣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  
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尙嗣別有傳

###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  
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  
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  
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  
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

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 詩陰平男  
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  
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  
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  
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爲  
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  
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  
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畱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  
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  
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  
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

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  
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  
此年未三十卒

###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湛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母輔  
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  
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  
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  
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

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輿  
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  
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  
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  
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  
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  
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  
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  
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  
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  
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  
今饑東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  
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  
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  
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  
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死

###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  
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  
機密歷黃門侍郎尙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頽縱  
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畱  
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下壺爲裁  
伯陳畱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一作黯  
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敦旣與朝廷乖貳羈



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尙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聃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畱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

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鑣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尙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

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原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欽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鶻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

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  
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  
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名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  
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晉書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藝川宅鳳樓  
氏書室附中

晉書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藝川宅鳳樓  
氏書室附中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  
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  
王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  
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  
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  
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  
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  
高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  
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

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  
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  
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宅大  
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  
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  
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  
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  
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  
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  
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  
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  
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

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  
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  
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  
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  
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  
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  
馬有蹠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  
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  
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  
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

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  
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部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  
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  
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  
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  
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  
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  
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  
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  
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  
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

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劬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

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稅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

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淨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

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敬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敬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畱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敬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于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

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天兮或  
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  
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  
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  
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  
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  
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  
多故機變屢起斂常靜默無爲叅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  
酒時越府多僞異斂在其中常自神王一作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  
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斂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  
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斂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  
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斂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

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斂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  
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斂  
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與其  
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斂而斂乃頽然已醉憤墮机上  
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斂交斂卿  
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斂曰卿自君我自卿卿我自卿卿我自卿  
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  
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  
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  
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  
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  
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  
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  
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叡  
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  
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

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  
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  
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  
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  
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  
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  
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  
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譏遂  
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  
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  
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  
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

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  
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  
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  
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  
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  
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  
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顛驃騎將軍齊王攸  
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  
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  
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季至之行  
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

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  
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  
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  
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  
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  
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  
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  
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  
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爲非理也禮  
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  
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  
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

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老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  
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  
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  
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  
從政之限制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  
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大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  
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  
聞之悼恨前夫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  
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  
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  
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

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  
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  
職内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  
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  
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  
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  
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  
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  
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长假飾  
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  
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  
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

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季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季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名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勗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勗坐免官初勗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

取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取以爲愧恨至是毀純取旣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勇勇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人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

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

二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若等奏專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專等八人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畱中七日乃詔曰專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巧其死命秀珍專等並除名

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一作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命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城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

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箚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用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

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  
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  
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  
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  
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  
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  
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  
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  
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  
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  
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一  
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  
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  
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  
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  
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  
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  
爲博士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  
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  
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  
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  
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狗義祭酒遺  
榮謀甫三爵酣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痺惡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晉書五十

列傳第二十

終

魏書  
卷五十一

晉書五十一

魏書  
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  
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年餘二  
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一作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  
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  
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  
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



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  
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  
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  
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瞻轉死溝  
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  
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  
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  
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  
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  
益也然則一本無則字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  
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福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

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  
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  
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  
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  
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  
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  
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  
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  
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  
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

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

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迓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貞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  
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  
闈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  
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  
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  
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  
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  
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  
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  
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  
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  
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  
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  
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  
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  
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  
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  
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  
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闔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  
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  
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  
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

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  
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布衾干木偃  
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  
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  
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  
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  
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  
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  
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  
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  
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

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  
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  
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  
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厄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網不閑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  
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  
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  
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  
當暑煩煩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  
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  
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  
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

器况臣糠糲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巘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棧棧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

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墮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

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王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

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痛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

附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者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廩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謂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弼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廩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廩迎杜弼廩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一作貢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

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  
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  
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  
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  
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  
日以鑿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  
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  
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  
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  
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  
之號節兮恐墮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  
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

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曩三后之在天兮歎聖  
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  
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輿兮  
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  
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  
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鑿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  
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  
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  
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新挹  
玉膏於萊嶠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  
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墮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  
木覽玄象之韡華兮仍騰躍乎陽一作湯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覲朱  
明之赫戲莅群神於夏庭兮迴蒼梧一作桐而結知纏鵞一作焦明以承旂  
兮駟天馬而高馳讒義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  
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一作歲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畱斯聞碧雞  
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蠲於弱水兮泊舳舻於中流苟精  
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  
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冕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  
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  
所滴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晒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  
於耳目倂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  
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一作遺眷兮頌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觀

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  
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  
兮臧考祥於婁句跣肆暴而保乂兮頽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  
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  
勞兮欲之者一作也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爲匠乾爲  
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與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  
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  
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颺颺  
而遐游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  
易而會難願大響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兮延  
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  
狼弧翮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

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轅輶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  
豐隆軒其警衆兮鈎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  
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  
焱攸穢纒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  
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  
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  
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遙降而速邁華雲  
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燼兮辭天衢心闇曷兮識  
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  
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舉賢良與夏侯  
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

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  
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  
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  
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  
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  
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  
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  
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  
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  
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  
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  
濱山嶽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

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旣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

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群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竒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鏢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駉駉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

復改虞馭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

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顛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

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暮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社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

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瑒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瑒娶石鑿從女棄之鑿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誠感爲作歌曰束

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  
東長生哲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甃諸  
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  
其辭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考  
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  
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  
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  
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  
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疑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  
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  
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甯武

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  
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  
而事博陸憑蠲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  
徒屈蟠於埒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旣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  
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  
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一本闕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  
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桎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  
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  
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  
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  
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旣啓兩儀肇立離  
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蛄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

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  
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群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  
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  
眄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  
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  
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  
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  
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  
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  
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

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  
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  
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  
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  
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魚不借一作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  
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  
之糈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  
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  
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  
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  
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

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  
華見而竒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瑋華召晷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  
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晷上議曰伏見詔書  
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  
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訐二曰地利無失  
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  
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畷於原隰勤蔗藜於中田  
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  
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  
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  
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  
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

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會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  
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  
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  
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  
致者也昔騅駟在坳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  
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  
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  
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  
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  
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  
於畚甫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  
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



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  
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  
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  
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  
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  
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  
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  
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  
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  
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  
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

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  
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  
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  
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  
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  
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  
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  
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  
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暫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  
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

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駢驪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頌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

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  
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  
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榮  
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  
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  
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  
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  
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  
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  
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  
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  
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

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  
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  
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  
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  
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  
乖矻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  
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  
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畱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  
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  
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  
爲允當又撰列一作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  
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

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畱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入者歟洎乎篤終立論一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垂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群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終

西川忠鳳閣

氏庸周周

晉書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改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

西川忠鳳閣

氏庸周周

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

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正直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

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  
威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  
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  
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  
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  
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  
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  
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  
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

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  
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  
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  
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  
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  
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  
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  
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  
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  
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  
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  
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

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弋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易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

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弔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塋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畱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

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  
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三一作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  
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  
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  
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  
厥猷子大夫韞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  
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  
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  
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  
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  
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

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  
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  
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  
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  
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  
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  
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  
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  
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  
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  
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



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其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  
填餓狼之口及其以眾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  
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  
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  
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  
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  
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  
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  
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  
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  
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  
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  
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  
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  
農者之殖礲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  
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  
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  
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  
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  
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  
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  
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

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食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種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予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

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種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褻倫攸序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一作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

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

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一作敘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竒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

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  
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  
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  
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淆六  
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  
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  
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  
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  
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  
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  
賢一作聖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影響杜佞諂之門

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  
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  
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  
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無貳之心而吳人趁  
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  
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一作蜀棲岷  
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  
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  
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  
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聞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  
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  
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

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  
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  
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  
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  
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代作  
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  
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  
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使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  
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  
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應有  
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  
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滅風

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  
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  
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  
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  
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  
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  
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  
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  
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  
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  
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  
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

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竒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

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闕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巳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盲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

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珽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

十志方日衰素食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

表甫

淮南表甫字公曾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  
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一作穀中之美莫過稻  
稻不可以爲壘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  
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  
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  
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其積積憂成  
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  
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

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  
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  
韞價州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  
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思一作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  
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津派  
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漢書卷五十二

三

晉書五十二 列傳二十二 終

曹川電鳳尊  
氏書

